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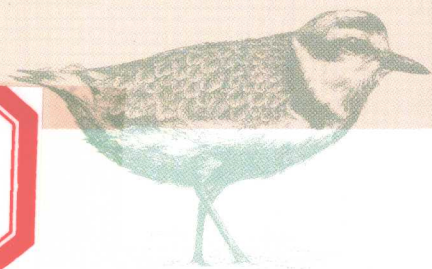


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美] 特丽·威廉斯 著 程虹 译

心灵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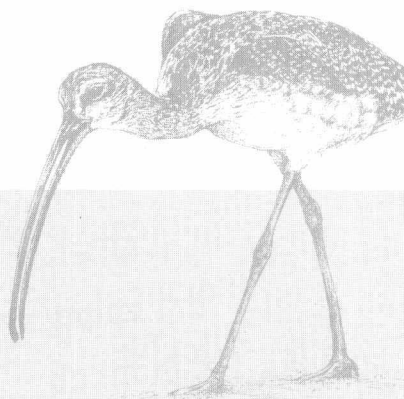
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I712.55  
W499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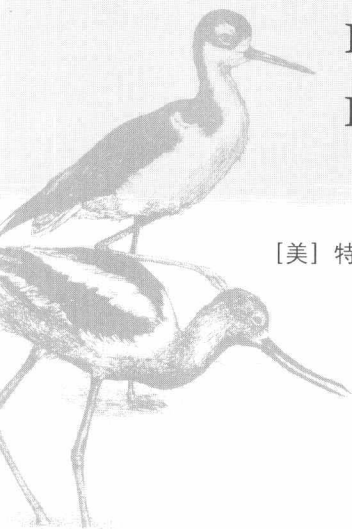


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美] 特丽·威廉斯 著 程虹 译

心灵的慰藉

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I712.55  
W499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 (美)  
威廉斯著；程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0.4

ISBN 978-7-108-03397-0

I. ①心… II. ①威…②程… III. ①纪实文学—美  
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5116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罗 洪

插 画 王芊祯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8-3588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270 千字 插图 36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 致 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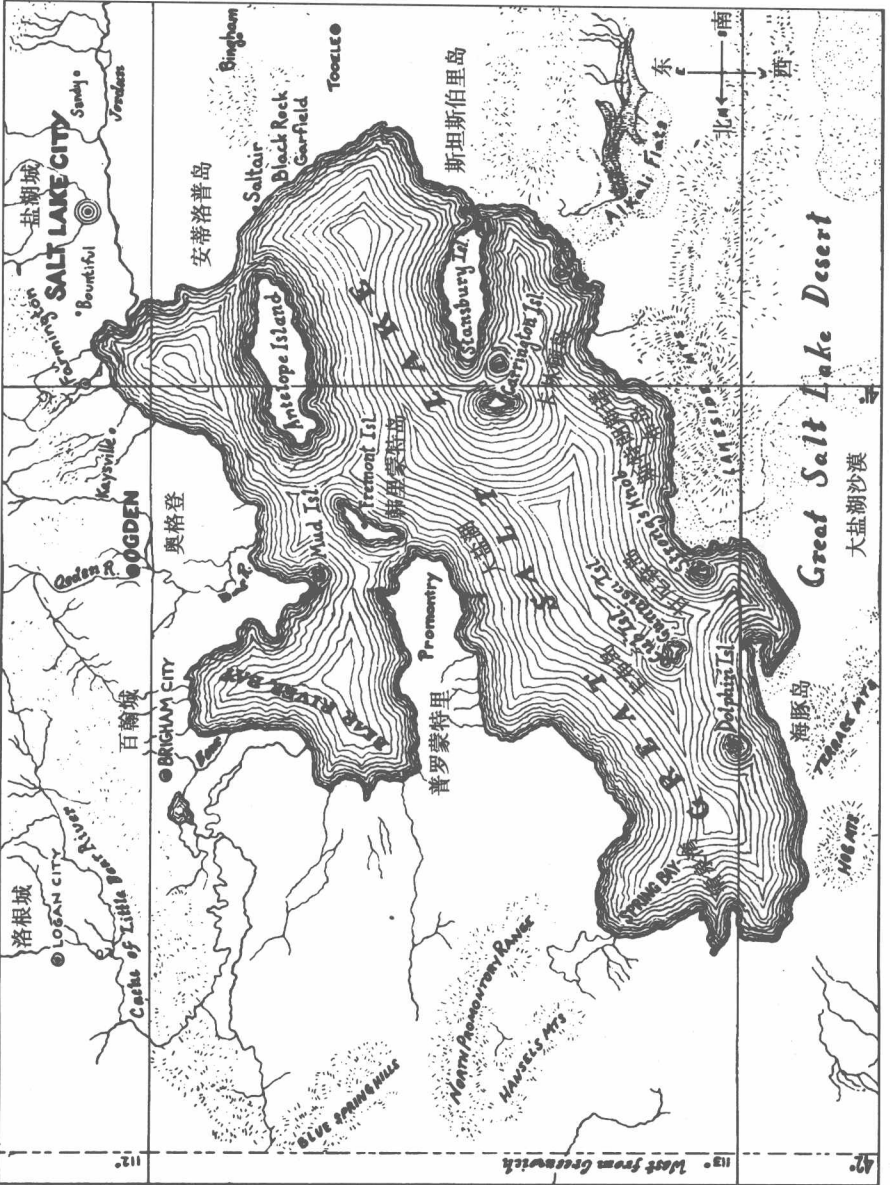
献给黛安娜·狄克逊·坦皮斯特——  
她将风景视为心灵的慰藉

## 雁 群

你不必那么虔诚，  
你不必顶礼膜拜。  
穿过茫茫的沙漠，心怀忏悔。  
你只须放开体内那野性的温柔  
爱其所爱。  
向我倾诉你的绝望，我也会诉说我的惆怅。  
此时，地球依然在运行。  
此时，太阳及其璀璨的阳光  
正越过风景如画的大地，  
越过原野和丛林，  
越过山脉和河流。  
此时，高高飞翔于碧空中的雁群  
又在匆匆地赶着回家的路程。  
无论你是谁人，不管你有多么孤寂，  
世界展现于你的面前，给予你丰富的想象力，  
它像雁群那样向你呼唤，声声尖利感人——  
那叫声反反复复地提醒你，  
你是家中的一员。

玛丽·奥利弗

《梦之作》



## 译 序

一只苍鹭独立于湖畔，神态安详。风攀上了她的后背，掀起几缕羽毛，但她纹丝不动。这是一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鸟。她已久经风霜。经历了大洪水，现在湖水已经回落，这只纯种的苍鹭一直守候在家园。或许，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站姿，一种家族门第的遗产。

当代美国作家及博物学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 1955—）在其代表作《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中，以大苍鹭为参照物，寥寥数笔揭示了人类在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中应当具有的一种将身心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定力。她提醒我们这种内心的定力实际上是人类自身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只是被现代的色彩所冲淡了。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1991），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它讲述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当人类面对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灾难和人生悲剧时，如何从自然中寻求慰藉。

威廉斯生长于美国犹他州的盐湖湖畔。大盐湖是一片超现实的风光，沙漠中无法饮用的一池碧水。然而，这貌似无用的湖泊却与美国最大的水禽保护区——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密切相连。如同绿宝石般环绕着大盐湖的湿地为北美的水禽和沙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自然繁殖地，那里有208种鸟类，是春秋之季鸟类迁徙中数百万只鸟的栖息之地。正是这些鸟类与

作者共同拥有着一部自然史。作为摩门教徒，威廉斯家族已经在盐湖湖畔繁衍了六代。但是，由于位于美国核试验基地的下风口，作者家族的女性多半都患有乳腺癌，她的祖母、外祖母、母亲及六位阿姨都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其中的七人最终死于癌症。因此，作者称自己的家族为“单乳女性家族”。与此同时，威廉斯发现盐湖水在不断地上涨，从而使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受到威胁，有些鸟类可能从此消失。人类的悲剧与自然界的悲剧同时上演。这种现象使作者大胆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来展示她的生态视野。她将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与特定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这些类似日记的优美散文记述了作者陪同已处于癌症晚期的母亲在大盐湖湖畔走过人生最后一程的经历，或者说，展示了母女二人通过在盐湖湖畔观察自然界的动植物如何应对残酷的命运，来面对个人的悲剧，抚慰受伤的身心。

在这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中，从书题、结构、章名、内容及语言上来看，都堪称独树一帜：每一章节由特定的鸟类而命名，章题下面是盐湖水的水平记录。这水位的涨落与作者母亲癌症的病情及候鸟保护区的存亡密切相关。湖、鸟、人作为不可分离的整体，成为这部书的主角。自然不再是陪衬或背景。由此体现出一种博大的生态视野及土地伦理。

这是一本动人的书。当作者动手整理她在盐湖湖畔的日记、准备出书时，她本人也被确诊为乳腺癌，年仅34岁。她翻开这些记录母亲弥留人世时的日记，鸟的羽毛、盐湖畔的细沙、鼠尾草的叶片纷纷从日记本中落下，触动了她内心的悲痛。如她本人所述：“我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医治自己，是为了面对我尚无法理解的事物，是为了给自己铺一条回家的路，因为我认为，‘记忆是唯一的回归家园之路’。我一直在避难，这个故事是我的归程。”



## —

《心灵的慰藉》是一部描述鸟类与人类怎样应对自然灾害的书，也是一部癌症晚期的病人及其家属如何应对病魔及家庭悲剧的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个人的不幸降临时，人类怎样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现实；又怎样从自然中获取启示，得到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升华。

故事的开端是大盐湖涨水了，它的湖面海拔达 4204.70 英尺，即将超过熊河候鸟保护区的湖面海拔 4206 英尺。这意味着熊河候鸟保护区将被淹没，那里的鸟类将沦为“仓惶逃离的难民”。与此同时，作者身患乳腺癌的母亲黛安娜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到了腹部。可是她并没有及时就医，而是隐瞒病情，去了大峡谷。因为，对她而言，在大峡谷及科罗拉多河上度过的日子堪称是一种沉思冥想，一种精神的复活。穿过古老的岩石群的经历赋予她希望，使她能够承受任何必须面对的事实。她从孤寂中寻找到了应对病魔的力量。在坚强地挺过手术之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黛安娜决定做化疗。通过母女二人的对话，可见她们应对病魔的独特之处。母亲对女儿说：

“或许，你能帮我想象一条河——我可以把化疗想象为一条河，它能够穿过我的身体，把癌细胞冲走。特丽，你说，是哪条河？”

“科罗拉多河怎么样？”我说。

几周来，我第一次看到我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大自然赋予她们母女战胜病魔的定力和毅力。作者的母亲在与癌症搏斗之中感到生命得以浓缩，每天都在用心生活。母亲从自然中汲取的活力令作者敬佩。她看到母亲从自然界获取的开朗达观，她看到母亲全身的生命节奏都在加速。她看到母亲“是一只翱翔于天地之间的鸟，羽翼上承载着新获取的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

然而，随着大盐湖水位涨至最高点——海拔 4211.85 英尺，湿地被淹没，熊河候鸟保护区办公室被迫关闭。与此同时，作者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在强撑病体，为全家人准备并度过了最后一次圣诞节聚餐之后，作者的母亲在家中病逝。然而，在作者的笔下，母亲的离世是一种平静的、闪烁着精神升华的过程。守着奄奄一息的母亲，作者感到房间里的光暗淡下来，她突然想到母亲会等到日落之后再过世，而那天的落日绝妙无比。一片杏黄色的光闪烁在窗外远处紫色的群山上。她告诉母亲那是多么美丽的日落——她想起了母亲曾为壮美的日落而拍手赞叹，母女二人曾在夕阳下携手行走在齐肩深的向日葵中。

她的母亲是笑着离去的。在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作者走到室外，眺望夜空，将她内心的感触浓缩为这样两句话：“一轮满月悬挂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那是母亲的脸在闪闪发光。”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那首描述寒崖夜景的诗：“众星罗列夜明深，崖点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东西方文化有相同之处，人类及人类的情感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升华和永恒。难怪威廉斯感叹道：“我那拥有肉体的母亲已经走了。我精神的母亲依然存在。”

母亲去世后，作者还发现了家中男人们的变化，她的父亲和弟弟再也不打猎了。她的父亲坦率地说：“我再也无法参与那种屠杀。一看到鹿，我就看到了黛安娜。”她的弟弟最终也放下了猎枪，因为即使手持猎枪进山，从望远镜中看到了雄鹿，他也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扣动扳机。作者概括道：“就我们家的男人而言，他们的悲伤之情已经变成了怜悯之心。”大悲之后呼唤出的是大爱。他们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了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

然而，家庭的悲剧还没有结束，继作者的母亲去世一年之后，她那曾患有乳腺癌及帕金森病的外祖母，也撒手人寰。作者与外祖父一起为逝去的外祖母守夜。那情景感人至深：“他握着外祖母的手，我握着他的手。我感到母亲也在身边。死亡成了一道熟悉的风景。我闻到了它的气息。”随

后，从小教她观鸟，与她有着心灵沟通的祖母因子宫癌去世。那又是一幅凄凉的图像：“杰克（祖父）静静地坐在咪咪（祖母）的遗体旁。一支蜡烛孤独地在她的梳妆台上燃烧。烛光映在镜子里，像是有两处烛光在摇曳。”此景颇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此书的最后一章写的是大盐湖的水位终于得以控制，回落到第一章时的湖面海拔：4204.70 英尺。在春季的鸟类迁徙开始之时，作者与丈夫轻摇着红色独木舟，由半月湾缓缓划入大盐湖。作者迎风立于船首，过去七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亲情在延续——令她刻骨铭心的是去墨西哥过亡灵节的经历。在墓地，她遇到一位手捧万寿菊的老妇人，她的五六位亲人都长眠于此。老妇人将手挥向天空，试图用西班牙语与作者交流，后者大致听懂了她的意思：“非常漂亮……我们头上的蓝天……飘浮着玫瑰般的云朵……亡者的灵魂与我们同在。”

离别时，老妇人送她一支万寿菊。那是作者的母亲每年春天都种的花。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小船已划至大盐湖的中心。作者小心翼翼地从小袋里取出一个小袋子，从中取出精心保存的万寿菊花瓣，与丈夫一起将花瓣撒入大盐湖。逝去的亲人将与自然界的山水同在。随后，作者用大盐湖“是承载我忧伤的港湾。我心灵的慰藉”结束了她的故事。

## 二

在《心灵的慰藉》的正文前面，作者引用了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 1935 — ）的诗《雁群》。这首诗勾勒了一幅生动的图像：地球在运行，太阳及其璀璨的阳光正在越过风景如画的大地，高高飞翔于碧空中的雁群，正在匆匆地赶着回家的路程。一个完整的世界展现于你的面前，它像雁群那样向你呼唤，反反复复地提醒你，你是家中的一员。可以说，这首诗已经暗示了此书的主题：自然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生

态体系，所有的成员都共同栖生于这个大家庭之中。现代文明应当重新唤起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并从中找出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

然而，人类某些不顾后果地盲目发展破坏了生态平衡，甚至给自己带来病患。博物馆被抽空的鸟蛋标本使作者联想到如今被人类过度利用的地球，几乎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如同她那身患子宫癌的祖母所说：“空空的鸟壳意味着空空的子宫。大地出了毛病，而我們也不健康。我从地球的状态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

从观察描述棕鸟的行为中，作者看到了人类自身的缺点：“我们的人数之多、我们的争强好斗、我们的贪得无厌以及我们的冷酷无情。像棕鸟一样，我们独霸世界。”她生动地描述道：“如同赶走‘低收入房客’一样，我们已经把野生动物赶出了城区。”

同时，需要反思的还有我们对自然价值的看法。当威廉斯将目光投向自然时，那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她看到的不是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她观察到：鸬鹚的眼睛是祖母绿色的，雄鹰的眼睛是琥珀色的，鹈鹕的眼睛是红宝石色的，彩鹳的眼睛是蓝宝石色的。她感叹道：“这四种宝石折射出鸟类的心灵。这些鸟是大地与上苍之间的媒介。”而我们人类却“忽略了鸟类的眼睛，而只关注着它们的羽毛”。

威廉斯关注的还有鸟类赖以生存的湿地。湿地是地球上最具繁殖力的生态系统。它们也是受到威胁最大的生态系统。从水禽生物学家那里她得知，在大盐湖退水之后，熊河湿地的重现需要3至7年，而全面恢复的过程需要15至20年。但事实上，那里的生态系统是不能复位的。陆地上的任何其他的生态系统都无法取代或吸收这片复杂的湿地。如同专家所述：“有一种临界，我们一旦跨越，便无法恢复。”威廉斯用她生动的故事提醒我们善待自然，不要跨越临界。

威廉斯还从白鹈鹕集群营巢的行为模式中获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借

鉴。她以杨百翰苦心经营的摩门教公会由成功走向失败为例，说明该模式的推行者们忘记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多样化。威廉斯的评述可谓正中要害：“杨百翰的联合公会想独立于外在世界。白鹤鹅的包容万物的公会则暗示这是行不通的。”

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对多种文化的包容，而且需要人们遇事不慌，沉着应对变化的定力。威廉斯对此深有体会：“我感到恐惧是因为与整个自然界相隔离。我感到沉静是因为置身于天人合一的孤寂之中。”从加拿大黑雁的夜间飞行中，她领悟道，驱使它们向前的是沉静。如果说，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梭罗在荒野中看到了希望，那么威廉斯则信奉：“沉静是我们内在生活的力量。”

### 三

《心灵的慰藉》是一部文体独特，生动感人的书。威廉斯坦言相告：“熊河候鸟保护区一直萦系于我的心中。对我而言，它是一处了如指掌的风景。常常是在没有看到一个物种之前，我就早已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些鸟类与我共同拥有一部自然史。那是因为在同一地域长久生活所获取的根深蒂固的感觉，心灵与想象融为一体。”作者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她独树一帜，得心应手，将不同的鸟类作为每一章的章题，鸟与湖和人共同编织着一部大地的故事。

第七章《加州鸥》描述的是因母亲病情再度恶化，作者逃向大盐湖向加州鸥寻求心理援助的经历。在历史上，大盐湖湖畔的加州鸥曾解救过摩门教徒。19世纪40年代，作者的祖先在杨百翰的带领下，来到大盐湖流域。这些由天国之梦驱使着的摩门教徒，在西部大盆地的沙漠发现了他们的死海和约旦河，因为在这片与世隔绝，沙砾遍地，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他们可以免受迫害，任意组建摩门社区，求得宗教自由。1848年，当盐湖

流域的摩门教徒开拓的土地丰收在望时，成群的蟋蟀，侵入麦田，人力已无法抵御这场天灾。出乎意料的是，加州鸥遮天蔽日，从天而降，清除了蟋蟀，保住了庄稼。从此，加州鸥成为一种传说并被命名为犹他州的州鸟。此时，当作者在湖畔观望加州鸥时，却发现了此鸟的另一特点：为免遭捕食动物和人类的侵扰，加州鸥选择了偏僻荒凉、食物紧缺的大盐湖中的岛屿作繁殖地，但为了觅食，它们每天从繁殖地到熊河候鸟保护区要往返飞行 50 至 100 英里。此举的动机颇像摩门教徒。祖先的故事及加州鸥的传奇给予威廉斯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当灾难和压力来临时，她要像加州鸥那样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让心灵插上翅膀。

第十章《雪鸥》将自然的风景与心灵的风景巧妙地融为一体。威廉斯母女两人来到了封冻着的大盐湖湖畔。那片冰天雪地令母亲想起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上天有眼，暂时不言》。小说的主人公被诬陷为杀人犯，在西伯利亚犯人集中营度过了余生。母亲让女儿看看这部小说，并解释道：“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我们自己的西伯利亚。……我们必须与自身内心的孤独无助和平共处。没人能解救我们。我的癌症就是我的西伯利亚。”此时，突然有两只像燕雀大小的白鸟飞入她们的视线，在融化的雪地边上觅食。当确信眼前的鸟就是繁殖地在北极冻原地带的雪鸥时，母亲在沉思中问女儿：“特丽，你说托尔斯泰是否也知道这些鸟呢？”母亲的思维是跳跃性的。作者的想象力亦极为丰富。在第十五章《小天鹅》中，威廉斯在盐湖湖畔耗时许久，精心装饰了一只被洪水淹死的白天鹅，可以说，那是她为即将逝去的母亲准备葬礼。然后她躺在它的身旁，想象着这只白色的大鸟展翅飞翔的情景：“我想象它们飞向南方时在秋天晴朗的夜空所看到的璀璨的星光。我想象着它们在飞过一轮明月时的身影。我想象着湖光潋滟的大盐湖像母亲般地呼唤着天上的天鹅，而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得它们生离死别，造成千古遗恨。”在暮色中，她终于离开了那只天鹅，因为“它像耶稣遇难的十字架，留在沙滩上。我不忍回头”。

第三十章《天堂鸟》描述的是作者母亲去世后的情景。威廉斯从自然

界又找回了母亲的身影。在处理遗物时，她留意到放在柜台上的母亲的梳子。拉出那一团黑色的短发，不由得使她想起了外面的鸟。母亲生前曾提到死后想变成一个鸟巢。她成全了母亲的遗愿：“我轻轻地推开玻璃门，走过雪地，将母亲的那团头发铺在白杨树的枝头——

为了鸟儿——

为了它们的小巢——

当春天来临时。”

《心灵的慰藉》之所以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仅是由于其动人的故事，独特的文体，而且还有它那动人心扉的语言。

她写大盐湖：“太阳在安蒂洛普岛后面落下。大盐湖是盆地上的一面镜子。当绚丽多彩的光投向一座座小山丘时，你便在这片乡土上有了水的感觉。”冬日的大盐湖则是另一番景色：“大盐湖的东岸冻结了。依我看，它在渐渐地与世隔绝，满目荒凉。雾低垂，天地几近相连。几只渡鸟，几只孤鹰，还有那无情的狂风。”然而，春天令大盐湖生机勃勃：“今天早晨，春天来临了。那是一幅明丽如星的鸭群图：尖尾鸭、绿头鸭、赤颈鸭和短颈鸭纷纷由南方及西南方飞来。空中充满了野性的呼唤，处处回荡着鸟类的方言。苍天之上皆是飞舞着的翅膀。”

她写在大盐湖过冬的候鸟：“12只白头海雕直立于大盐湖封冻的湖面上，像是戴着白头罩的修士。从11月至来年3月，它们成为犹他州北部的一道风景。”她称环颈雉是盐碱滩上的书法家。“它们的踪迹是飞舞的草书、神秘的讯息，让细心的观鸟者追随它们的变化莫测的行踪。时至今日，它们的叫声仍是荒漠中唯一的语言。”

她写盐湖畔的沙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沙漠竟然使我们转变成它的信徒。我信奉行走于一片有着幻影的风景，因为因此你学会了谦卑。我信奉生活在缺水的土地，因为因此生命聚集在一起。……在无处藏身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自我。”在攀登犹他州东南部的峡谷时，威廉斯失足滚下悬崖，虽保住了性命，但却在额头留下了伤疤。对此，她的描述形象逼真：

“我已经被沙漠刻上了印记。那道伤疤如同一条红色的泥河从我眉心上端蜿蜒曲折，缓缓流下。那是地图上的一处自然的风貌。我看到了大地与自己的息息相关。”

她写母女之间的亲情：“失去了母亲，你就永远不再拥有做孩子的奢侈。”她从自然中寻求永久的母爱：“母亲身上那些令我崇尚、敬佩及吸取的东西都是大地中固有的东西。只需将手放在山脉那黑色的腐殖土上或沙漠那无养分的沙粒上，我就能唤回母亲的灵魂。她的爱心，她的温暖，她的呼吸甚至她搂着我的双臂——就是浪花、微风、阳光和湖水。”

当然，威廉斯丰富的想象力及女性细腻的情感使得她的词语如同一片片彩云从天际飘过：“一道隐隐约约的绿色显露在地平线上。那是灯心草，一方供鸟类活动的缓缓流动、随风摇曳的舞台。”“今晚，群山宛若紫色的薰衣草，被轻风吹起一道道蓝色的皱褶。”

威廉斯的文字令人回味无穷，同时又给我们以希望：“当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1830 — 1886) 写道：‘希望是只鸟儿，栖在心灵的枝头’时，她是在像鸟类那样提醒我们，要放飞我们心中的希望，并梦想成真。”

人们还可以从多种角度来阅读《心灵的慰藉》。它是自然文学 (nature writing) 的经典之作，以散文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我们从中反思现代文明，融入一个比人类更为博大久远的自然世界；它包含着生态心理学 (ecopsychology) 的内容，描述大自然怎样为人类的身心抚慰痛苦，医治创伤；它显示出生态女权主义 (ecofeminism) 的特点。威廉斯笔下那些大自然的形态皆是女性的象征。她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摧毁如同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它又是一部弘扬传统道德，包容多元文化的书，提醒我们在现代科技发达的今日，家庭、道德以及使人健康的多种文化依然是社会的支柱。

威廉斯现为犹他州自然史博物馆的驻馆博物学家及犹他大学兼职教授。曾获美国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荣誉奖、华莱士·斯蒂



格 (Wallace Stegner) 文学奖以及美国联邦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特殊成就奖，是美国自然文学、生态批评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她特殊的经历及丰富的想象力使她的作品跳跃性很大。在本书中她多次提到“海市蜃楼”或“幻觉”。因此，她的思想火花有时令人难以捕捉。这也就为翻译甚至阅读她的这部作品增添了难度。然而，她描述的大地与家庭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故事。我们毕竟还是能够追随作者的情感一路感悟下去的。或许，我们还会在威廉斯的感召下，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的慰藉”，如她所述：“那些我们熟悉并时常回顾的风景成为抚慰我们心灵的地方。那些地方之所以令我们心驰神往，是因为它们所讲述的故事，它们所拥有的记忆或仅仅是由于风景的美丽，而不停地召唤我们频频回返。”